

闽南育儿的趣味禁忌



(视觉中国)

■陈金昌

最近女儿开始换牙，妻子带她去卫生院拔掉了两颗下槽牙，医生将其装在透明密封袋里，说拿回去作纪念。回到家里，妻子还特意网购了一个精致的盒子用来装小朋友的牙齿。

记得小时候换牙，母亲总教导我要站直身姿、双脚对齐，将上槽牙扔到床底、下槽牙扔到屋顶，否则新牙会长歪，这想必也是许多闽南人都有过的经历。如今居住在

小区套房里，扔牙的仪式已无法举行。不过，由此想起了闽南人育儿的一些趣味禁忌，它们其实藏着闽南先辈们独特的教育智慧，在孩子们心中播撒敬畏与规矩的种子。

“不能用手指月亮，否则夜里睡觉耳朵会被割掉”，这句每个闽南孩子都听过的警告，让无数孩童对夜空保持着敬畏之心。有一回夏夜，我忍不住指向那轮明月，结果整晚捂着耳朵不敢入睡，生怕一闭眼耳朵就不翼而飞，第二天清晨摸到完好的耳朵时，那份如释重负

至今难忘。这种看似荒诞的禁忌，其实是在教导我们学会尊重与敬畏，明白世间万物都有其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面。

“碗里不能有剩饭，否则以后会和麻脸的人结婚”，这句话对挑食的孩子特别管用，可以“吓唬”小孩把饭吃得干干净净。这种将卫生习惯与外貌焦虑巧妙结合的“恐吓教育”，虽然缺乏科学依据，却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孩子们珍惜粮食的美德。

“不能被人用脚迈过头，否则会长不高”，这句话表面看是身体禁忌，深层含义是对人格尊严的守护。“不能看别人洗澡，否则会生目针（麦粒肿）”，这句话是隐私教育的一种朴素表达。还有“筷子不能插在饭上，那是祭拜逝者的方式”“不能用筷子敲碗，否则以后会变成乞丐”“筷子不能拿得高高，否则以后会嫁得远”……许多有趣的禁忌，蕴含着注重仪态、保护隐私、传承孝道等道理。

如今，随着城市化的推进，这些充满童趣的禁忌正在渐渐消失，可能年轻的爸爸妈妈们不会使用了。这是时代的进步，却也让我们失去了一些诗意的教育方式。

闽南独特的育儿禁忌，是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禁忌的真正价值不在其神秘形式，而在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。传统禁忌的精神内核，比如培养敬畏心、教导礼仪规范、养成良好习惯等，依然值得传承。闽南育儿禁忌就像祖传的调味料，虽然它不够科学，但它确实能让教育这道“菜肴”更有味道。在这个讲究科学育儿的时代，我们不必全盘照搬那些古老的禁忌，但可以借鉴其中蕴含的教育智慧，用孩子能理解的语言，把抽象的道理变成具象的规矩；用富有想象力的方式，在儿童心中播撒敬畏与礼仪的种子。

时光里的老屋

■陈淳淳

在时光的长河之畔，老屋宛如一叶泊岸的孤舟，承载着往昔岁月的厚重与温情，见证着生命轨迹的蜿蜒延伸；老屋是岁月沉淀的容器，每一道裂痕、每一块砖石都包裹着生活的温度与记忆的重量。那些被风雨浸透的砖石，不仅是物理的存在，更是情感的锚点，在流动的时光中诉说着光阴的故事。

这栋坐落于海边村落的老屋，是父亲在20世纪80年代建成的，砖石结构的两层楼房，花岗岩墙体斑驳厚重，那些花岗岩石从山海间走来，带着风的齿印和浪的凿痕，在匠人的锤钎之下，每块石头都是未写完的信笺。青石板铺就的庭院，每一块石板都像被时光摩挲过的旧书页。庭院边的那口老井像一位缄默的智者，井壁的青苔是它年复一年记录的皱纹，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，井水依然清澈如初，仿佛时光在这里静止。记得我们一家人在这栋老屋里住了十几年后，就搬到城里的新楼居住了，老屋就此空置至今。父亲在世时，会经常到老屋看看，随着父母的离世，老屋如一位守望时光的老者，寂静地伫立在故乡，等候着每一位回归的身影。

七月的骄阳似火，周日，姐妹们相约与弟弟一起回故乡参加一个民俗活动。当夏日炽热的阳光漫过老屋的每一块砖石，我看记忆如尘埃般簌簌飘落，每一片都折射出亲情的温度，在时光里凝结成永恒的金色标本。

走近老屋，熟悉的气息裹挟而来，仿若跌入时光隧道，周遭的景物皆为过往序章。走进老屋，每一步都踏进往事的回响，每一眼皆有亲情的印记，当指尖触碰那布满灰尘的老式家具，恍惚有温热的呼吸拂过，这些情感碎片，散落在房屋的壁孔里、家具的缝隙间，经岁月的沉淀，发酵成醇厚佳酿，愈久弥香，它们让我重回生活的本真。

在这栋老屋里，父母的絮叨声，如同一首永不停歇的背景音乐，依旧在情感深处亲切地回放；姐妹间分享的少女心事，如同那幅永不凋零的画，描绘着生命中最美的风景，记录着姐妹之间的美好时光，共度人生漫漫。

回到老屋，那些被时光稀释的生活片段，便被重新编织成情感脉络，那些被时间尘封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，老屋就像一本厚重的相册，每一页都记录着生活的点滴。厅堂中，浮动的尘埃在光影中起舞，仿若时光具

象化的形态；厨房里，仿佛还能听到母亲做饭时锅铲的碰撞声，那散发的饭香，早已成为味觉中最深刻的印记；而父亲那写在墙壁上的“业精于勤，荒于嬉；行成于思，毁于随”的教诲，还在血液里徐徐流淌。

如今的老屋，就像一位沉默的老人，守着岁月，守着那些一去不返的时光。而我，在这熟悉又陌生的空间里，被一种复杂的情感紧紧包围，有对往昔的怀念，有对时光流逝的感悟，更有那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伤感。情感是人类最复杂、最微妙的内心体验，它如同无形的画笔，为生命涂上喜怒哀乐的色彩，又似无声的乐章，在灵魂深处奏响悲欢离合的旋律。

对老屋的情怀，是对生命本真的眷念，是对纯粹情感的坚守，它让我在不断前行的人生旅程中，始终记得来时的路，记得生命最初的温暖与感动，这份情怀在岁月的长河中，永远闪烁着温暖而明亮的光芒。

老屋是记忆的活体标本，这栋故乡的老屋早已超越建筑本身，化作血液里的精神图腾，它以沉默的姿态守护着时光里的温度，用斑驳的肌理提醒着生命的来处与归属。

八仙桌上的时光

■黄少煌

老房子的木门被推开时，那方深棕色八仙桌总最先闯入视线。四条桌腿扎根红砖地，木纹里凝着岁月，桌面被磨得发亮，细密的划痕藏着我最初的记忆。

正月初九天未亮，奶奶便领我摆好八仙桌，桌角对齐砖缝，正对大门。首炷香在金色香炉里燃起时，供品便依次捧上桌面：牲醴与甜粿并排，一对蜡烛柔和地发光，三碗清茶澄澈明净，五果的甜香混着六斋的干货气息。二十四碗荤菜摆得满满当当，晨光透过窗棂给供品镀上金边，馋得我总趁奶奶添香时偷咽口水。她回头望见，指尖便轻轻刮过我的鼻尖，那触感带着暖烘烘的慈爱。

村里办红白事，八仙桌成了邻里间的纽带。我和弟弟抬着桌板走在青石板路上，阳光在桌板背面“民国壬申年”的墨字上跳跃。还桌时必在桌面贴红纸，压一包糖果饼子。有次我绊倒后磕掉桌角的漆，半夜爬起来用唾沫抹“伤口”，奶奶摸着我的头笑：“它经得住风雨呢。”后来才懂，那些缺痕原是时光刻下的年轮，每一道都记录着这张桌子的经历，也记录着我们的成长。

五叔结婚时，晒谷场摆了二十张八仙桌，每张桌角都系着红绸。婶子们将五香包扣肉叠成宝塔形，清蒸鱼摆成游水状，炸鸡卷泛着金黄的油光。我们这群孩子绕桌疯跑，父亲的竹筷便轻敲我们的掌心：“八仙桌上坐的是客。”可闻着满桌的菜香，掌心的微疼早被满心的欢喜冲淡，心里只盼着开席的时刻。

寻常日子里，八仙桌是家里的日晷。清晨，父亲就着咸菜讲生产队新闻，粥雾在桌面洇开；晌午，我的作业本摊在木纹上，铅笔尖随阳光移动；傍晚，爷爷摆上菜脯花生，番薯酒的醇香在空气中弥漫，叔叔的搪瓷缸碰响酒盅，弟弟的脚丫蹭着桌腿，煤油灯把八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，晃出暖融融的光斑。

如今住在高楼，却摆不下方正的八仙桌。钢筋水泥间，圆桌旁的家常话少了，长条桌上的应酬多了。但那方桌子早已成了记忆的坐标——盛过供品的庄重，承过宴席的喧闹，也装过家长里短的温暖。当我们在现代生活中奔波，忽然懂得：有些滋味，只有在八仙桌的方正里，才能品出生活最本真的模样。



投稿邮箱:dnzbq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